

28701

新城文史資料

第六輯

8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西安市新城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32,

前 言

当前，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专题化和系统化。适应形势，我们尝试性地也集录了所征到的教育史资料，勉强凑成这个专辑。内容包括社会办学、学校沿革、成人教育、民主党派活动及师生事迹等诸方面。突出地方特色的同时，兼收了少量我会所联系人士撰写的外地史料。辑内篇目，除署名者外，均系依据新城区教育志办供给的资料，经走访当事人或知情者，缀成篇。这里，特向区教育志办及关心、帮助出版这册专辑的各界人士致以谢意。所有稿件，皆尊重撰写人和提供者的原意；同一题材而情节矛盾者，异说并存。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无论是篇目裁选，史料推敲和词句斟酌，均恐多有不逮，恳盼知情者和文史贤达多予赐教。

新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作秀女中的创建和发展·····	张济同 (1)
母校力行中学·····	樊玉俭 于志恭 (8)
“潞河”——“圣路” ——西安市四中·····	王秉成 (14)
蓬莱中学的兴衰·····	刘书琴 (20)
育德中学与西安市三十八中·····	(23)
我在西安市第二十九中学·····	聂尚宣 (30)
五十年代末四中的国防体育活动 ·····	王秉成 (36)
解放前后新城区小学一览·····	段维峻 (40)
东岳庙与道德小学·····	余忠杰 (43)
崇德小学变迁·····	(48)
我记忆中的联志村小学·····	向寿兰 (51)
从伊斯兰小学到西二路小学·····	赵长明 (54)
从蒙养私塾到东六路小学·····	(58)
于原建与建华小学·····	于志恭 (60)
化育小学与化育巷·····	(63)

两易其门的通济坊小学·····	(65)
中阿小学始末·····	赵明新 (68)
武庙街小学今昔·····	(72)
群策巷小学的创建和发展·····	(78)
朱庆澜与东三路小学·····	(81)
中兴路小学变迁·····	(83)
新城区成人教育工作纪实·····	仲守人 (87)
新城区中小学的几位老盟员 ·····	丁九鹏 王仰荆 (97)
前进中的民盟八十九中支部·····	张惠民 (105)
宁升三先生办学纪略·····	宁建武 (110)
西安解放时医学院护校琐记·····	王兆麟 (116)
解放前夕西北大学护校点滴·····	王 玮 (119)
武功农林专科学校筹建经过·····	刘梅青 (122)
文治中学始末·····	隋式棠 (126)
抗战期间国民党操纵的陕西 学生团体·····	马建中 (129)
记西安学生集训总队的“绝食” 捐献·····	马建中 (140)

作秀女中的创建和发展

张济同

我家祖籍西安。父亲张作栋，字笙午，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一九一一年的陕西辛亥反正。母亲李启秀，字醒初，民国元年曾在西安创办启秀女子两等学校，全校的数十名学生，识字者编为甲班，不识字者编为乙班。以后，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立，我母亲便将启秀女校的学生全部送入女师小学部，自己也去女师当了教员。

青年时代，我曾就读于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结婚后，由于爱人刘尊舆（生前系西安市文史馆馆员）先后赴豫、鲁、皖等地供职，我亦随往一起生活。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尊舆辞去安徽省政府民政厅秘书主任之职，全家返里。当时，父亲安顿我们住在后宰门街的私宅，也就是今天新城区教工幼儿园和新城区委

党校所在的地方。因这里位于我父亲的住地莲寿坊以东，故称东园子。东园子南面后宰门，东临北新街，共十亩零三分地。其西南角有五院房屋，我们住了一院，另外四院出租；东北角是一个大空场；临后宰门的三间大房，住着国民党西安市警察局的一个分局。

父亲幼年，因家道中衰，生活贫困，上学时竟每餐不饱。幸赖其姨母为人帮工接济，始能继续学业。所以，他对穷孩子上学不易很有感受。一九三八年春，父亲病危之时曾对我说：“我同你母亲结婚时，一无所有，参加辛亥革命以后，公家拨给了些房地产，自己又置买了些，现除自己使用外，房租收入很多。但是，财产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愿将这些产业除给你两个弟弟分配一定数量外，其余都交给你办学校，为社会作一件好事。”并立下了遗嘱。

受父亲临终之嘱，我于一九三八年呈请省教育当局备案，在东园子创建了一所私立小学。在警察分局占用的房子后面，新盖五间大房，作为两个教室；又在东面临北新街处盖

了三间厦房办公。校门开设在东园子的东北角。从父母名讳中各取一字，定名“作秀小学”，以作永久纪念。

作秀小学的校董会，以陕西省通志馆馆长武念堂先生为董事长。我是校长。聘请我的同学武云绮当教导主任。当年暑期，招收了一、二、三年级三班学生。一年级班主任是彭毓泰；彭去延安后由方向知继任。二、三年级学生不多，是个复式班，武云绮兼班主任。学生全系免费入学。

一九三九年，日寇飞机不时轰炸西安，学校停课，我亦去白水县躲避空袭。旋返西安，通知教师，集合东园子附近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一拉警报，我们就带着学生到北城墙洞上课；敌机离去，又返回学校，从未耽误过孩子们的学业。

一九四二年暑期，作秀小学第一届学生毕业。他们当中七八名女生的家长，一再要求成立女中，以使孩子能够继续就近读书。因此，我就呈报陕西省教育厅备案，成立了作秀女中。我任校长，以父挚友张钊先生为董事

长，聘请我的朋友周庆霖女士为教导主任。

这时，东园子内的房客已相继迁走，整个园子皆成了中、小学的校舍。

抗战期间，由于日机轰炸，西安市内的公办中学陆续南迁，力行、圣路、菊林、新民等私立中学应运而生。这些学校，一般地每学期都收学生三袋面粉（每袋四十市斤）的学费，以维持学校开支。作秀女中为减轻学生家长负担，第一期招收的十六名学生，未收学费；以后才渐增至一袋面粉。怎奈当时国难当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群众生活贫困，一袋面粉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因此，好长一段时间，作秀女中只有一个班，共三十多名学生。

一九四七年，小学部发展为六个班，中学增加为四个班。是年，聘请朱茂青为教导主任。他的爱人姬荆兰为小学部班主任。记得朱茂青在作秀女中任教期间，国民党陕西省教育厅曾派员来校同我密谈，拿出一张小纸条，谓朱是共产党嫌疑，另一个周天相是民盟嫌疑。我回答：“朱茂青平时连校门都不出，不是共产

党。至于周天相，我们学校并无此人。”来人未拿到朱茂青的把柄，周天相在作秀女中是叫周梦秋，所以我那样回答，他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自我圆场地说：“那你到教育厅给厅长直接谈。”第二天，我到省教育厅去见厅长高文源。高对我说：“胡（宗南）长官部来了一个材料，内称你校朱茂青系共嫌。”我仍肯定地回答不是。高说：“你说不是，可写一证明来，我交给长官部。”我回校后即写了一个证明，送交高文源，也就没人再问此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外出返校，门房老工友告诉我说：“今天有几个人把朱主任叫走了。”我一听很诧异。一直等到晚上也不见朱茂青回来，便很着急。翌日，我先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找熟人，又到西安市政府找王友直市长，打听消息。后来，我还到王友直家找过他。王对我说：“你不要乱跑，朱茂青如有事的话，你跑也不顶啥；如果没事，他就会回来。”不久，两三个人随着朱茂青来到作秀女中，说是有铺保才能释放。我随即着人到一商店取保，朱茂青才恢复了自由。

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动员西安群众疏散，我在全校员工大会上讲：“如果要疏散，咱们一块到朱茂青主任的家乡紫阳县去。”朱说：“携家带眷，谈何容易！谁来了还不要老百姓吗？”疏散虽然作罢，但我心里十分害怕。没想到，西安很快就解放了。

西安一解放，朱茂青就到市人民政府去工作。经改组，作秀女中的董事长是李瘦枝；聘请罗子云为副校长，周梦秋为教导主任。

一九五二年，政府接管了作秀女中，改名为西安市第二女中。我当即将校产权状一一交给市教育局。当时，组织上委我为校长、雷凌霄为副校长、罗子云为总务主任。约三年后，雷调去四十二中学，黄秀英继任副校长。

西安市东一路一带小学多，但无一所中学，小学生远去他处升学，诸多不便。一九六一年，人民政府在那里新建了一座大楼，将二女中全迁过去，改名西安市六十中学，男女学生兼收。多年女校，改为男女生同室学习，纪律不好维持。为了加强领导，组织上又派夏德新为副校长。夏调走，委派朱保国任党支部书记

.....

文化革命期间，我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莫须有”的悲害。平反以后，继续担任学校领导。一九八一年，欣然退休。但是，热爱学校的感情和与同志们多年相处的愉快，久久不能忘怀。每周星期三下午，我还返校走访同志，听听情况。

一九八三年，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六十中学增设了幼儿师范班。现在，校门口挂着西安市六十中学和西安市艺术师范职业学校的牌子，教职员工近百名，设十三个班，其中，幼教九个班，音乐、美术各两个班，计四百多名学生；还附设了一所实验幼儿园。今昔变化，令人欣慰。

母校力行中学

樊玉俭 于志恭

抗战伊始，日寇飞机不时轰炸西安，城内的公立中学相继外迁，离西安最近的陕西省立兴国中学也在长安县樊川，距城三十华里之遥。为了使城内的孩子能够就近上学，一批私立中学便应运而生。力行中学便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两人分别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就读于该校。现据亲身经历和听老师、同学所讲，简述力行中学的一些情况。

一九三八年秋，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同学会发起，联系时在西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于后宰门街中段创办了私立西安力行中学。校名之所以定为“力行”，是因为北京师范大学校歌的最后一句是：“力行无愧为人师。”意在勉励师生勤教苦学，身体力行。社

会上传闻的与国民党特务组织“力行社”有关，纯系无稽之谈。

力行中学的建校经费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北师大校友会贷款；一是校友们每人每月拿出一些工资。由于达不到陕西省教育厅规定的立案数额，学校曾“弄虚作假”，借了别人一个存折充数，勉强办了立案手续。一开始，由于经费紧张，仅于临街盖了一排平房的四座教室。后来，孙蔚如、杜斌丞等慷慨解囊，学校又从学生家长那里募集了一些钱，才再盖八座教室。一九四二年，在正对校门处盖了办公室和教员休息室。当时，所有教室的窗户未装玻璃，全系纸糊。

建校初期，只有初中。一九四二年秋开始，增设了高中。

力行中学实行董事会制。首届董事会由参与创办的田伯荫、梁午峰、石雨琴、吴砚秋、侯佩苍、刘依仁、张耀斗、杜斌丞等人组成，杜斌丞出任董事长。一九四六年，杜斌丞先生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魏惜言、李贻燕、傅禾峰、刘依仁等先后任董事长。曾经担任董事的

还有鲍廷忱等人。

力行中学的校长，是由董事会研究聘任。先后计有林耀山、田伯荫（时任省建设厅秘书）、王今文（代理）、鲍廷忱、李贻燕（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西北文化日报》社长）、罗端先、魏惜言、姬德邻和申稷平等。其中，以鲍廷忱任校长时间最长，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共四年时间。鲍一九四〇年从北师大毕业后，先在力行中学任教务员，旋晋教务主任，一九四一年暑期由李翥义、田伯荫向董事会推荐，接任校长。训育主任先后有王芸皋、林西园、侯锡恩、佟铭周和张朴安等；教务主任依次是李钊彬、鲍廷忱、张向高（即张景明）和王圣域。训育处和教务处各有二三名职员。现在还记得起来的教师，教语文的是林西园、雷彬如、高宪斌、孙文林、袁允中、亢绍武等；教英语的是陈瑜熙、艾稚青、王范五、刘止於、夏照滨、李雪珍、谢庆璞等；教数学的是侯锡恩、马文（本姓陈，中共地下党员）、周允、顾宪章等；教理化的是张朴安、侯又可、赵梦琴等；教史地

的是鲍廷忱、陈瑜熙、梁鹤鸣、王亚新等；刘吉影教生物；高心朗教公民；戴景禄教音乐；韩健初、孝慈光、郑志国、艾志高等教体育；李菊教美术。这些人大都毕业于高等师范院校，而且多数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学有专长，精通业务，责任心强，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是从一九四一年起，在鲍廷忱校长的倡议和主持下，每学期期中在校内举行会考。其方式是把各年级的学生混合编排座号，按程度分别命题，严格试场纪律，杜绝夹带作弊。考试成绩，以各班级的总平均分数排出名次，张榜公布。名列前茅者，学校召开大会表扬，并发给奖状，以示鼓励。从而，激发、鼓舞着老师教好，学生学好，班级之间相互竞赛，谁也不甘落后。因此，力行中学也在西安渐有名气。当时，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熊斌、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和高级将领冯治安等，都曾把孩子送入力行中学念书。据知，该校毕业的学生，目前担任教授、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者举不胜举，有些人还是厅局长以至省级领导干部。

一九四一年，于右任先生自渝返陕曾应邀

到力行中学给师生讲话。

顾名思义，私立学校，其经费自然全赖学生交纳。但是，力行中学对家境贫寒、刻苦学习的学生则分文不取。秋三一级品学兼优的胡世雄同学，父母双亡，经济十分困难，学校就免费允其入学。据闻，该胡以后考入清华大学，现在国防科委工作。

同所有中学一样，力行中学的军训教员李茂春，也是国民党当局派进去的。此人系“战干四团”毕业，中校军衔，除教军训、童子军课外，还管着“三青团”的事，“三青团”在力行中学以“上大学吃公费”为诱饵，先后发展了一些团员。全校编为一个区队，李茂春自任队长，高中部的四名同学和初中部的两名同学被推举为区队附。各班级设分队，在学生团员中选有分队长。公开的活动是组织出刊壁报。

力行中学高中部的学生，有统一的灰布制式校服，佩戴圆形金属领章，一边写着“力行”二字，一边标着号码。初中部的学生身着黄色童子军服，胸佩童子军符号。

抗战期间，由音乐教师戴景禄主持，力行

中学经常在课余时间进行歌咏和文艺演出活动，先后演唱过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爱国歌曲《白云故乡》、世界名曲《船夫曲》、《小夜曲》，以及戴老师创作的抗日歌曲《石榴花》等。又演出过戏剧《放下你的鞭子》和以反对汉奸为内容的大型话剧《黑字二十八》、《生死恋》等。一九四五年曾在西安中正堂举办音乐会，招待社会各界人士和美国驻西安的空军部队。还曾演过一出话剧《钟馗传》，因不合“时宜”，遭国民党当局查禁。

一九四五年，罗端先任校长时，还有这么一件铁事。由于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罗校长把所收的学生学费买成黄金，储了起来。教师领薪之日，未及时兑换，影响了按时发薪，引起教师不满，随后竟发展到全校师生罢课。杜斌丞董事长闻讯，出面调解，立即给教师发了工资，一场风波才予平息。

西安解放后，力行中学于一九五二年改为石油学校，并迁南郊。后宰门校址为由私立圣路中学改办的西安市第四中学占用。